

胸怀人民，礼赞时代，深入生活

□钟法权



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一份迈上新征程的纲领性文件，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提升信心、指明前进方向的政治宣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如何创作、怎样创作、为谁创作指明了奋斗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文学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个坚持”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航标的确立，不仅为我们文学创作的实践探索指明了出发点，而且点出了落脚点。为人民而创作，既是历史使命，更是时代赋予的首要任务。一个优秀的作家，唯有心中装着人民，才会有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写出与时代同行、与伟大时代相辉映的鸿篇巨作。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日益繁荣昌盛的伟大时代，一个作家如何写出与时代相一致、与人民要求相吻合的伟大作品，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大家都知道，《史记》是一部传承中国文脉、记录中国历史的伟大史传作品，司马迁为写好《史记》，实地考察了孔子、老子等人游历之地，实地考察了楚汉相争的重要战场和古战场，为创作《史记》打下了详实、可靠、充沛的素材基础。在创作手法和方式上，他打破汉朝讲求工整、语言华丽的赋体模式的束缚与禁锢，以散文的手法为时代立传，《史记》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与伟大时代相辉映的作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胜枚举。以唐朝为例，那是一个开放繁荣

的朝代，诞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诗人，读他们的诗，我们能感受到自由奔放、心胸阔大的强烈气息。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产生了讴歌时代、讴歌英雄、讴歌人民的优秀作家，像柳青、周立波等等，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是要胸怀人民，二是要礼赞时代，三是要深入生活。

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最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真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一是要树牢文化自信，以勇立潮头的决心和气势，投身于伟大的时代。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无论任何时候，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都不会偏移，就会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统揽我们的创作，在讴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成就我们的创作理想和目标。三是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主动融入社会，融入人民，融入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我们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脚踏实地，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强大韧劲，写出上接文脉、下接地气、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磅礴之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家代表）

（上接第6版）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求小康的朴素梦想。而今，穿越数千年风雨沧桑，这梦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方志敏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写下《可爱的中国》中的遗愿已经变成现实，这是时代之幸、人民之幸，也是中国文学之幸，值得中国文学倾情抒写。

其次要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古人云，知所从来，方明所往。拥有历史自信的国家，方能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深刻理解命运赓续的历史逻辑；懂得历史自信的民族，必然具有洞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强烈使命担当和不畏万难的精神气质。

中国历史是一部大书，要想读懂今天，就一定要返回历史的现场，读懂昨天。文学的功用，就是试图将那些早已枯萎数百数千年的花朵重新放回历史的清水里，还原其时间、人物、场景、环境、思想，使其再度绽放。

说到历史，中国有一个诗意盎然的词——春秋。春秋，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大时代。春秋者，时也，史也，质也，文也。古代先人在春秋两季的祭祀，让这个词语具有了农耕文明的鲜明气质，春秋秋收、春华秋实、春韭秋菘、春露秋霜、春花秋月……典籍里的美好词汇，负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也收获着先人的美好祝福。春去秋来，四季轮回，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同在此时段，同在此区间，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雅斯贝尔斯称这几个古代文明之间的相通为“终极关怀的觉醒”。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古代文明中，有两个中国文化巨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一部《论语》，一部《道德经》，加起来约1.7万字，按今天的报纸排版，不过两个版面容量。然而，两者所代表的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取向，激荡着中国文化的延绵不绝和世界文明的繁茂充盈，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历史自信。

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文学，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方位，每一位文学写作者都应该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回答好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道虽远，行则将至。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文学奖获奖作家代表）

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漫漫长旅

□潘凯雄



本人有幸作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评委会的一员，得以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各方申报的近300篇短篇小说，对近4年来短篇小说的创作概貌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由于最近几年我主要关注长篇小说的创作，对短篇小说阅读不多，因此，在这次的阅读过程中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集中出现了一批我几乎完全陌生的新锐。以这次获得短篇小说奖的5位作家为例，其中两位我此前完全不熟悉。这倒也使得本人在这次选择中的视线很单一，那就是依据作品的品质投下自己的一票。

任何一项评奖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标准，理直气壮地张扬自己的主张。作为国家级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以国家意志、家国情怀、艺术精湛作为自己的选择标准，就是国家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完全符合厚重内容与艺术个性完美融合的艺术规律。近300篇参赛作品尽管只是我国短篇小说年生产量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既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作家不尽相同的艺术风采，又呈现出我国短篇小说创作枝繁叶茂、主干突出的整体状况。最终获奖的5篇作品既是一个有讲究的立体组合，又有千秋。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是个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但是处理得十分文学化和艺术化，把崇高的革命理想不动声色地植入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张者的

《山前该有一棵树》，那边塞的场景、胡杨的寓意，透出的是一种特定而鲜明的时代气息；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以对一个爱书人离世后藏书的处理为故事，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构思巧妙、意蕴丰满、表现细腻；蔡东的《月光下》有诗意、有意境，虽然描写的是两代人生活的种种不易，但处理得却温馨而巧妙；董夏青青的《在阿晋斯奇》表现了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质朴、真实、接地气。由于任何评奖都有名额的限制，获奖的5篇作品虽各有其特点和某种代表性，但未能获

奖的更多作品也是一片藏龙卧虎之地。因此，我们在祝贺5位获奖作家的同时，也要向更多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并致力于这一文体探索与创新的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数十次提到文化，足见党中央对文化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待。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可以切实体会到关于文化文艺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精神一脉相承，既有融合，也有递进。关于文化的论述包括但不限于增强文化自信；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在从“高原”向“高峰”跋涉旅途中所应该谨记并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入体悟并切实落实到自己创作的全过程之中；这既是一个深入持久地学习与思考的过程，更是一段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的漫漫长旅。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代表）

回应时代使命，做当代文学的守护人

□季亚娅



作为获奖作品责任编辑的代表，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看到自己编辑的作品获奖，我的心情和其他责编一样，大概可以拟成父母看到儿女有出息时的那份喜悦，好作品就应该广泛流传。有了鲁迅文学奖的肯定，这些作品的传播将如堂前春燕，飞进千家万户。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正如火如荼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事业指明了方向。这期间，从杂志作品获奖消息传来，获盛典仪式VCR的准备，再到作品研讨的推进，编辑这个身份又一次次被提醒。这也使我开始思考，编辑这份职业对自身、对文学意味着什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业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编辑职业标准面临挑战和转型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在文学生产的全行业链条里，编辑承担了从内容生产到作品传播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可以量化为三审三校之类的数字，是文学这个和星空有关的行业里脚踏实地的部分。我想这是人们愿意赞美、不吝赞美的原因。感谢鲁奖对编辑工作的尊重，我们要对得起这份尊重，这仅仅是起点。而这份职业的上限要求，除了可以量化的琐碎，它还是知识性活动、智慧性活动和思想性活动，换言之，它必须完成从地面到天空的腾飞。这其中是要付出大量创造性劳动的，它是文学创造力的复数部分。当优秀作品如期而至，我常常感受到深深的幸

福，这是我们仍然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当下的编辑工作，还要求我们同时具备文学策展、媒体传播、专业阅读、经纪人和秘书的素质，它对从业者能力要求之高，让我时时感受到“本领恐慌”。此刻我代表责编坐在这里，诚惶诚恐，有太多的地方要向优秀的同行们学习。唯有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才能有担当起文化传播与创造的勇气和本领，与同行共勉。

我是一名期刊编辑，深知鲁迅文学奖和文学期刊的关系比其他奖项关联更深。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和《新青年》《语丝》《莽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许多刊物有关。那一代很多伟大作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巴金、丁玲等，同时也是了不起的编辑家、刊物人，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很长。期刊编辑和图书编辑有别，我们走在最前端，是文学现场最敏锐、直接的探测器，期刊是代有新人永不落幕的舞台，也是文学标准和尺度的确立者。我也曾是一名当代文学史的准研究者，那时我心中的伟大杂志的共同特点可以借用谢冕老师评价《十月》的话：“一份刊物与一个时代。”文学期刊是时代文学、思想、文化的引领者，他们规划、设计时代文学的样式，开风气之先，又将新风散播在时代思想文化气质里。一本文学杂志应该是一个肺，一个时代的呼吸器，一次读者与作者的同声相和、心口相传。惟其如此，才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最后，我常常对自己说，编辑首先是一名读者。作为读者，我想放下所有定见和职业习惯，去享受这份长名单上所有作品带给我的精神盛

宴，去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文学盛典。这也许是评奖所持有的最朴素的初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定包括每一位读者，对时代最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渴望。

中国梦植根于文化之中，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离不开文学出版和编辑事业。自鲁迅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所期待、所呼唤的始终是与时代相匹配、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每一位编辑应该有责任、有担当、有本领，回应时代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做当代文学忠实的守护人。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责编代表）

文学翻译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有源之水

□薛庆国



很荣幸有机会代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获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心得体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以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的方式，将执政党的政治纲领与国家的发展蓝图，阐释得深刻而全面。其中体现的文明底蕴、前瞻意识和国际视野，以及鲜明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足以让一切关注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涉及方方面面，来自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任务、使命和目标，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我们携手戮力，共同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在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我们外国文学翻译者也责无旁贷，担负着重要使命。首先，文学翻译工作意义重大。将古今中外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为广大中国读者提供具有异域特色的高质量文化产品，让中国民众、中国作家从世界各国文学家创作的文学富矿中汲取滋养和启迪，是文学翻译的应有之义。近代以来，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代杰出的中国翻译家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精湛译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增强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开阔了他们的文化视野，甚至还为汉语本身增添了活力和张力，使汉语的现代文化成为可能。令我们这些文学翻译者备受鼓舞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爱好者，他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谈及对外国文学的喜爱，对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文学大师、文学名作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年上山下乡时，他为了看《浮士德》专门走了30里路去借书；在福建工作期间出访古巴时，他找到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酒店，专门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习近平总书记介绍的这些跟外国文学相关的个人经历，对于亲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求知若渴的知识青年而言，既亲切又感同身受，足以说明文学翻译对当代中国人的重要精神影响。

第二，文学翻译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特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新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令我们充满自信的中国文化，既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借鉴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它开放包容，历久弥新。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繁盛离不开交流开放、互学互鉴。历史表明，开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必由之路，而封闭则总会导致落后乃至灾难。无疑，文学翻译在我们海纳百川、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外国文学翻译的从业者，十分荣幸地和中国优秀的作家、诗人、理论家一起，在文学的殿堂共享文学的荣光，充分说明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传达了和中国和中国文化向世界敞开胸怀的重要信息。

第三，文学翻译促进了中外人民的相知相亲。通过阅读翻译文学作品，中国和世界各国爱好文学和阅读的人们，虽然素未谋面，却成了灵魂的知己。文学翻译让我们认识到，世界各国的国情、文化、历史固然千差万别，但人们也都有着共同的欢乐与希望而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讲，阅读外国文学，就是阅读人类，阅读我们自己，就是让天涯变为咫尺。文学翻译，让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有源之水、常青之木，获得超越时代和国界的生命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翻译还让许多作家和译者结缘，甚至成为莫逆之交。令我特别感动的是，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题材长诗《桂花》的扉页上，执意要出版社印上“献给薛庆国”的献辞。在我看来，阿多尼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对我这位中国译者表达友好和厚爱，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表达爱恋和敬意。据我所知，本次荣获文学翻译奖的陈方老师和她翻译的俄罗斯作家古泽尔·雅辛娜、许小凡老师和她翻译的英国作家林德·戈登，也都因为文学翻译而结下深厚情谊。至于许钧、董强等翻译家跟外国作家之间的友谊，更是为学界所周知。而许多一流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也都拥有大批外国的作家朋友和“粉丝”。

第四，外国文学的译者还应该自觉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对此，我们这些外国文学的译者更是义不容辞。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必定既精通外国语言和文化，也精通祖国的语言和文化。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能力，是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大优势。此外，我们还具备另外一个优势，即我们从事的是文学翻译，这意味着我们成天跟擅长讲故事、善于用华美或质朴的文辞直抵人心的文学家们打交道。很难想象，一个翻译家没有从小说家那里学会一点讲故事之道，或从诗人那里习得一些辞章之法。以本人而言，在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写作能力和讲故事的本领。本领在身，我也尝试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实践中一试身手。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在阿拉伯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为在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作了一些努力，也得到了阿拉伯各界朋友和我国有关部门的好评。回想起来，我的这一小小技能并非得益于高深的传播理论，而主要是从中外文学家那里“偷师”得来的。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文学翻译家也大有可为。

总之，我们这些文学翻译的从业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建设的参与者。对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倍感光荣，也一定不辱使命。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译者代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发言